

晴雲



王獨清著

暗 雲

王 獨 清 著

光 明 書 局 版

1931

叙 言

兩三年來各方面攻擊我的戰野是一天一天地擴大了起來。原因是在我底不斷的轉變。

不前進的人總要辱罵前進的人，以掩護自己。我底不斷的轉變所以能成為罪名的，道理就在這兒了。

這個冊子裏收的這幾篇零散的作品，大都是受過攻擊的。我想那或者也因為牠們所表現的我生活底飛躍太過給了人驚駭的緣故罷？

還有一篇“國慶前一日”的戲劇，本預備也放在這冊子裏面的，但因為別種原故，卻又抽了出來。那是一篇受人攻擊最厲害的新的作品，現在不能和讀者見面，真是可惜。這只好預約在來日了。

這裏只有“三年以後”這篇是我生活沒有變化以前的出產，但是我不願掩飾我底過去，所以便也收在一起。

我知道，這不多的幾篇都抹着有憂鬱的暗雲，始終露着我不十分健全的生命。我近一年來努力把生活放到實際方面，創作的成績雖然減少，可是生命上的孱弱是去掉了許多。——我是在不斷地轉變。

要是我再有創作，我希望是更進一步的。

去罷，我底暗雲！

四，十月，一九三〇。

三 年 以 後

哦，三年，這樣迅速的三年！我一個人站在橋上傷感地想着。

我像尋認故舊似的巡視着這兒四圍底景色。右方是一處很大的牧場，遠遠看去，只是一片嫩綠，在這片嫩綠上又時隱時現地有許多白點，那大概是牛羊在走動着了；左方是一帶山原，山原下滿是插入空際的 Populus；通過我站着的這條石橋，一方接着寬廣的田地，一方是到街市去的大路，路

底兩旁分列着兩行垂着長條的柳樹；一個很老的 Gothic 教堂把牠底尖頂高矗到雲端，有時蕩出遲鈍的鐘聲與橋下緩弱的水音相和。

橋頭上有一所莊園，門前陳舊的色澤使人一見便知這是經了不少年歲的建築了。很堅固的 Calcaires 底牆上布滿着爬壁藤底綠葉，幾乎一直封住了 Balcon 上的出口。旁邊接連着有一段矮牆，那是爲園護園中的花木的，站在外面的人可以看見園中有 Chênes 和 Marronniers 底廣蔭，但是現在正是溫暖的五月，一陣微風吹過，卻撲出些薔薇底輕香來。

這莊園內的主人底姓是 Hugo，一位已經五十多歲的老人和一位名叫 Marguerite 的年青姑娘，是我三年前的居停。我曾在這莊園內住了兩年，經過可以說是很長的安靜的生活。——自然，像我一個飄泊得差不多連自己底籍貫都要忘記了的人，

無論走到那一處都要感着不定的痛苦，那裏還能有真正的安靜的生活！不過我這居停對我的情誼確令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不會把我看作外國人，他們不會用待平常住客的情形來待過我。我在這莊園中的兩年，深得了他們底安慰和愛助。他們是給我生活中添了一段絕好的紀念，他們底這所莊園也就永遠留下了我深切的回憶了。

我還記得我在這兒住的時候，我底那間房子除了晚間去睡覺以外，平時只是等於虛設。我是終日總在他們底廳房中讀書的。那個廳房三面都是相連着的玻璃長窗，園中的景色由窗內可以完全看見。每天我總坐在那圓桌的右方讀書；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也常坐在我底對面或是讀書或是縫紉，有時又去坐在靠牆的 Piano 琴檯上伸出她白皙的兩手在奏着種種的妙曲，那時我便掩了卷，細聽由她手下流出的那種動人的音調，我知道她最

愛奏的是 Auber 底 “Le rêve d’amour” 和 Gounod 底 “La noone sanglante”，我遂合起了我底兩眼讓我底心神和那音調融化。

我還記得每天晚餐以後，我們都坐在廳中的那盞籠着淺綠色罩子的電燈底下，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便開始和我談着她喜歡讀的書籍和她還能記起的小說詩歌，有時還談到她幼年的生活並她底亡母死時的悲痛……她底性情向來是帶着幾分憂鬱，在那些溫存的談話中常不自覺的露着搖人感情的愁歎。她底父親每天總是很晚纔回家的，據她說他是自從她底亡母死後，纔這樣每晚到咖啡館中去消磨他底寂寞；她說他晚年的這種寂寞，除了這樣去消磨，怕也再沒有別種方法的了，我就這樣陪着她，一直等到她父親回來的時候，纔各自安寢。但是有時她卻守着沈默，像是帶着疲倦的病態，我便也不出一點聲音，就在那耐人尋味的寂靜

中和她對坐。

我還記得有一晚——哦，最難忘記的那一晚了！我和她坐在那淺綠色的燈下，我們都是沒有講話的。秋天底晚上，分外覺得寂靜。窗外時時有些秋風吹過，我們底身上也像添了幾分涼意。她那時也沒有讀書，也沒有縫紉，也不去奏琴，只是很無聊的靠在一張Canapé上，像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沈默着。我呢，也是無言地對着她，只在盡情地領略着她底姿態與美色：她那褐色的頭髮，她那黑中帶着微藍的眼睛，她那一點也沒有塗抹脂色的天然嬌潤的口唇，她那泛着年青的風情同時又露着表示她纖弱的蒼白的臉龐，並且她那種正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憂鬱的神色和那種由沈默中流出的處女煩躁……哦，那時的我，真不自禁地被那個 Exotic mood 的少女迷住了！最後還是她耐不住寂靜底壓迫，纔輕輕地啓了她底口唇，帶着微嘆的聲音說

道：

爸爸還不見回來，今晚底天氣可真使人無聊呢。

——可是呢。我也輕輕地答着她：你聽園中 Marrogniers 墮地的聲音，好像是寂寞的嘆息一樣，像這樣的秋天底晚上，最好在一種 Melancholie 底情景中來領略，我想病人或者可以領略這種秋夜底情調，可惜我們都不是病人呢。

——不然，不然。我從前有病的時候，醫生說一到秋天就要發作的。等到了秋天，像這樣的晚上，我纔更覺得孤苦，恐怖，一點甚麼情調都不能領略的……

——唉，你從前有過甚麼病？我底聲氣好像有點搖動了。

——肺病。但是現在那種症候已經退去了。

甚麼？退去了？我心中突然感覺着一種失望。

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喲，請你恕我罷！我想假使你底肺病還沒有離去你這纖弱的身體時，我願意朝夕來扶侍你，要是你臥病在牀上的時候，我也願意去在你底牀邊盡看護的義務。我想，像你這樣早年失了母親並且時常感着身世孤苦的少女，能得我用心去扶侍看護你，你是必定會誠意來愛我的。等到最後你可憐的生命告終的時候，也正是我得了你肺病的分贈，隨着你消滅我這無謂的殘生的日子，哦，像那樣的情死，像那樣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情死，我想是再美也沒有的，再好也沒有的了！……

我儘管這樣癡想，便不自覺地對着她呆看起來。她好像覺得了我底心思，帶一種羞怯的神色，轉身由她身旁的桌上取了一本 Musset 底詩集，打算低下頭去誦讀。但是她那種無聊的煩躁使她再也不能像平常時的安靜了。她隨便翻了一陣，翻到

了“Lucie”那首哀歌，便又揚起頭來向我問道：

你愛讀這首詩麼？

——唉，愛讀呢。這真是一首動人的好詩。難得他敘述得這樣淒楚，這樣委婉。我想只有遇到這樣的人，這樣的境地，纔可以永遠不忘……唉，人生最有趣味的怕只有一個紀念罷！人生底聚合是沒有一定的，離散也是沒有一定的。今晚我們是對坐在這個廳中，明日呢，又有誰能知道是怎樣的呢！但是所遺留的還有一個紀念，這便是我們將來的安慰……

我說到這裏，一注意到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時，我纔看見她噙着兩眼的眼淚，低着頭在默默地沉思。我不覺喫了一驚，但立地便又明白是我底幾句話引動了她底傷感的。我即刻失悔我底孟浪，不應該在這樣聰明而易感的少女面前說出這樣惹人快不快的话來。並且我說話時也沒有細想，這樣的話

中，似乎還帶着許多不幸的意義呢！噫，我真荒唐！我這種脾氣總不能改掉！我真想向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謝罪了。我想還是換過別種話來說罷。但是不行！我纔偏偏想不出別種有興會的話！我只好閉了口，靜靜地在等着她傷感的過去。

但是重大的事情發生了。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忽然抬起頭來急切地看着我：

度浸先生，你將來要離開我們嗎？

——甚麼？……怎麼能不離開呢？像我這樣飄泊的人，怎麼能常同你們守在一處呢？

——啊，那麼，那麼我們都要感到辛苦呢。爸爸很希望你常在我們這兒住呢……爸爸說過的只要你願意常住在這兒，我們就同自家人一樣……我也從來沒有過像你這樣的朋友，每天都在一處談心的呢……

——……………

哦哦，這樣一來，我真不知道怎樣去回答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了！我分明看見她兩頰上泛着一層洩露她底隱情的紅暈，我又分明聽到她聲中帶着一種不能自持的顫慄，或者是我坐得距她太近了，好像還聽到她心臟底激動……——哦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請你恕我罷！我是一個流浪慣了的人，我是一個孤獨慣了的人，我是一個沒有勇氣的男子，我是一個專務空想而不能負責任的 Egoïste：請你恕我罷！我心中確是愛你的，但是我不願因為愛你而害了你。像你這樣純潔的女子，應該得一個對你完全有誠意的人，哦哦，像我，像我這樣對甚麼事都沒有熱心的浪子，那是決沒有愛你和被你愛的資格的！……

我心中雖然儘管反省，但是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底那種迷人的神色又不住地在誘着我，噯，不對，不對！我還是不要再坐在她底身邊了。我一

面這樣想，一面便搭訕着站了起來。

——哦，晚安！我連她底答禮還沒有聽見，便出了廳房，逕自回到我底房中去了。

.....

這些情形都還像是昨日一樣，然而我離了他們卻已經是三年了。我還記得當我要離開他們的那一天，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是躲在了她底房中不願見我底告別，她底父親是揮着兩條老淚把我送出了莊園底大門，我那時是一腔的傷感，但是終竟提着我破舊的旅行皮包一個人決然地走了。哦哦，自從那時和他們一別，匆匆地就過了三年！這三年中，我不知道流浪了多少地方，不知道嘗受了多少憂患！並且是經過了墮落，經過了非常放蕩的生活的了！哦哦，這三年中我身世變化怎麼是這樣的大，這樣的令人可驚呢？

現在我是由意大利底 Pompei 流浪了以後，

再折返到法國的。因為在旅途中經過這三年前我曾留滯了兩年的地方，一種異樣的 Nostalgia 來侵襲着我，我竟在半途中下了我長路的火車，打算來到這兒作一個小小的勾留，好訪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莊園和那兩個賢惠的居停父女。

當我一走到這莊園底門前的橋上，便在不自覺中站住了的。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我看這兒底一切都依然如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我想當我住在這兒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還沒有染甚麼不可醫治的 Lypémanie，但是我總覺得那時我底心情還能保持着安穩恬靜的狀態；可是現在呢，我卻成了一個頹廢的，沒有希望的人了！這兒底一切都是依然如舊的，依然如舊的，這山，這水，這教堂……一切都不曾改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改變了！

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大概是我已

經沒有了熱情的緣故，心中也並不覺得怎樣的跳動，只是鬱着滿腔的落寞，最後纔用手去慢慢地推那莊園底大門。

* * * * *

——很久我們這兒都沒有過這樣 Soirée 了。

——正是呢。度澆先生，自從你走後，我們常常聽到 Hugo 先生在說他底家中像是冷靜了很多，並且還說是怕再不能見你了呢。

——Marguerite 姑娘纔更不慣呢。她說你在這兒的時候，每天晚上 Hugo 先生還沒有回家，總是在陪着她；你走了以後，卻只賸了她一個人了。她說當你纔走了的那幾個月以內，她真寂寞，她常常地哭呢……

——慢說他們，就是我們這些隣居，因為每天差不多總要見面的緣故，你走了，大家都是感覺到不快的。